



西便門



一、概说

西便门，是北京外城北垣城门。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因蒙古骑兵数次南侵，加之城外关厢居民日渐增多，因而决定在京城四周修筑外城。后因财力不济，只修了环抱南郊的一段，使京师城垣呈“凸”字型。西便门即位于北京城“凸”字型的左肩上。嘉靖四十三年，集中补修外城时增筑西便门瓮城，并加固其东侧内外城连接处的城墙垛口，疏浚城门外的护城河道。清乾隆十五年，重修了瓮城，还在其城台上加筑了一座小型箭楼。虽然西便门的形制比较简陋，与其他城门不可相较，但就像喜仁龙所说“其价值和值得关注之处并不因此减小”。

二、城门名称由来及位置

西便门城楼初建时并未见命名，后在嘉靖四十三年重修时才有正式名称。关于西便门的名称中的“便”的来源目前有两种说法：一为方便之“便”，因该门便于外城南北方向的出入，而且工程简便，无需大兴土木，故以“便”为名；二为偏门的“偏”讹传，二门位于外城与内城交界之处，地偏一隅，起初命名为“西偏门”，后来百姓讹传变音为“西便门”。关于西便门的读音也很值得玩味：众所周知，北京人说

话喜欢在尾字上加儿话音。但城门一般是不加的，如前门、朝阳门、德胜门的门都是发“mén”音。然而，北京只有两座城门的“门”字是可以加儿话音的，就是西便门和东便门。这一点似乎可以解释“西便门”之名是由“西偏门”而来，因为一般北京人说“偏门”的时候也会加上儿话音，由“偏门儿”讹传而来的“便门儿”似乎也说得通了。但“方便”之说也不无道理，究竟西便门的名字是如何得来，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三、城门的形制结构

西便门的形制、尺寸与东便门基本相同。城楼为单层单檐歇山式，灰筒瓦顶，高 5.2 米；城楼与其说是一座楼，不如说是一间长方形屋子，四面开方门，无窗；面阔三间，宽 11.2 米；进深一间，深 5.5 米；其城台正中辟过木方门，连城台通高 11.2 米。瓮城为半圆形，东西宽 30 米，南北长 7.5 米。箭楼为单层单檐硬山式，灰筒瓦顶，南背面辟过木方门，东西北三面辟箭窗，每面各二层，北面每层 4 孔，东西面每层 2 孔；面阔三间，宽 9 米；进深一间，深 4.6 米，高 4.7 米；箭楼城台正中辟门，外侧为拱券顶，内侧为过木方门，连城台通高 10.5 米。

喜仁龙《北京的城门与城墙》中西便门平面图考证

但是，在研究西便门形制时遇到了一个问题。喜仁龙的《北京的城门与城墙》一书中给出了一幅西便门内外平面图，图中各建筑位置均依作者实地考察按比例缩绘。仔细观察这幅图右上角给出的方位指示，显示西便门箭楼位于城楼南侧，瓮城也相对城墙向南突出（图 1）。然而，西便门位于外城北侧城墙中段，为南北方向通行，西便门北侧即为北京外城之外，其南侧才属外城之内。按照北京城门建筑规则，箭楼应位于城门靠外一侧，对于西便门来说则应位于城楼之北，这就与喜仁龙所给出的平面图是完全相反的。

喜仁龙曾于 1920 至 1921 年间实地考察、测绘过北京各个城门，除了勘探数据外，他还结合了北京地志类文献研究，书中引用过《顺天府志》、《析津志》等珍贵文献资料，他的这部研究成果被认为是研究北京城门城墙的盖棺之作。后在张先得所著《明清北京城垣与城门》一书中也发现有西便门平面图，与喜仁龙所绘几乎完全相同（图 2）。鉴于喜仁龙著作的严谨性和学术性，笔者不敢贸然否定其观点，因而进行了一些考证。考证结果倾向于认为喜仁龙所绘西便门平面图确实方位有误，箭楼应位于城楼北侧，瓮城向北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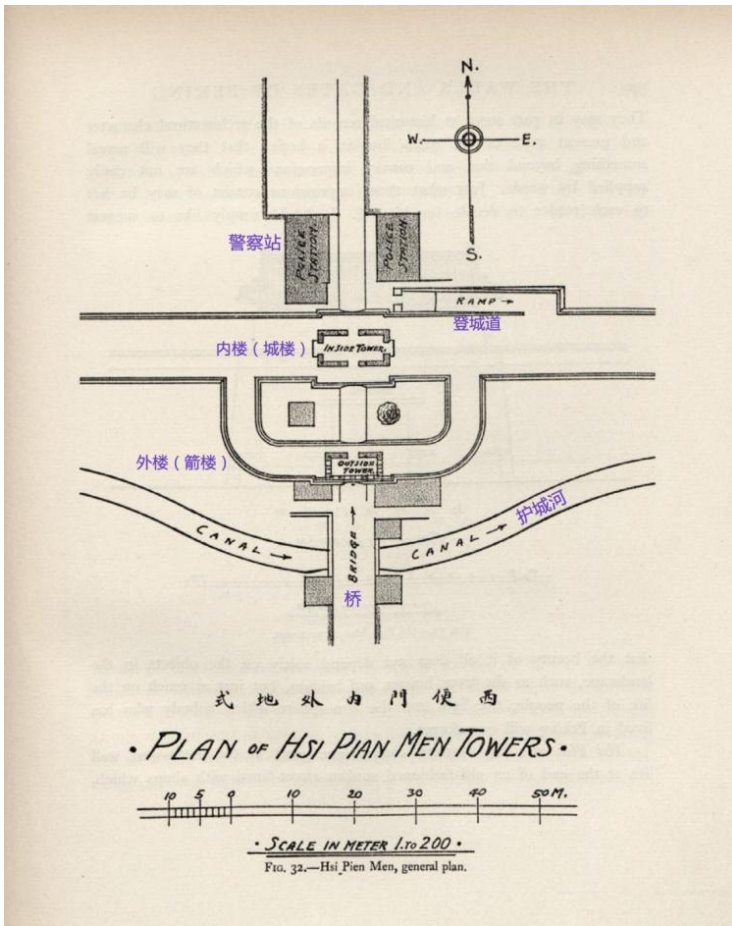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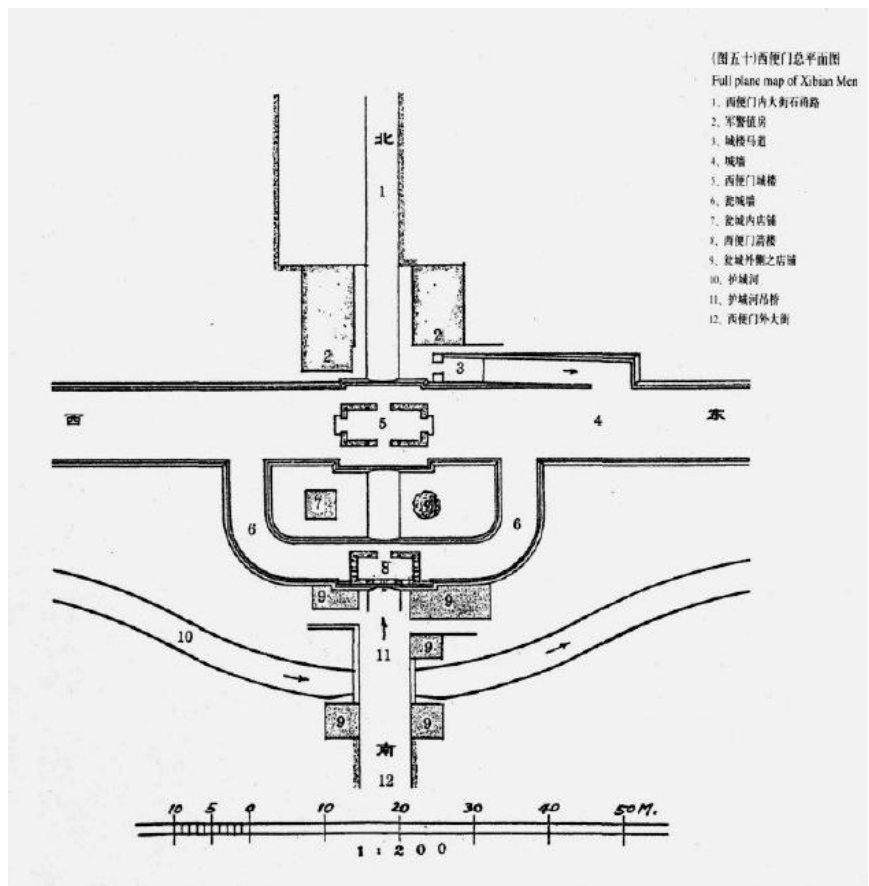


图 2：喜仁龙书中所绘西便门内外平面图
(图中紫色字为作者添加)

图 1：张先得书中所绘西便门
内外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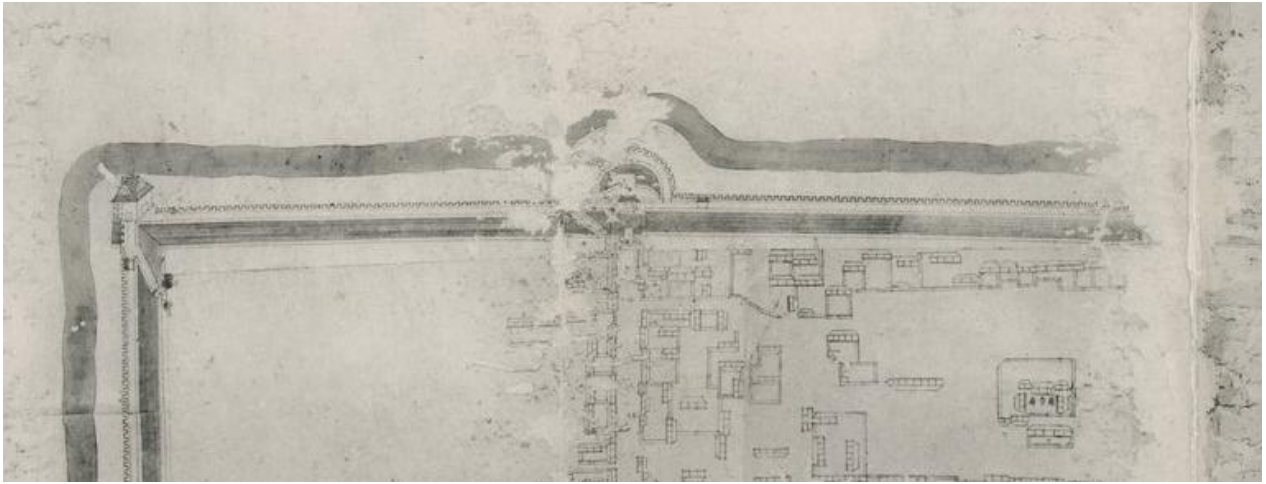


图 3：《乾隆京城全图》中所绘的西便门

首先，在多幅老地图中所见的西便门均为箭楼在北、城楼在南。《乾隆京城全图》绘制于乾隆十五年（1750），当时西便门箭楼并未建成，但是瓮城已经补建完毕。从图上来看，瓮城相对于城墙和城楼向北突出，护城河绕城而过（图 3）。若在此之后修建箭楼，应于瓮城北侧城台上加盖，拆除现有城墙改建城楼南侧的可能性很小。

在与喜仁龙测绘时间相近的 1919 年《新测北京内外城全图》中，清楚地绘制了西便门及其周边城墙、水系情况。此图显示瓮城是向北侧突出的，而且图中用黑色方块标出了箭楼和城楼（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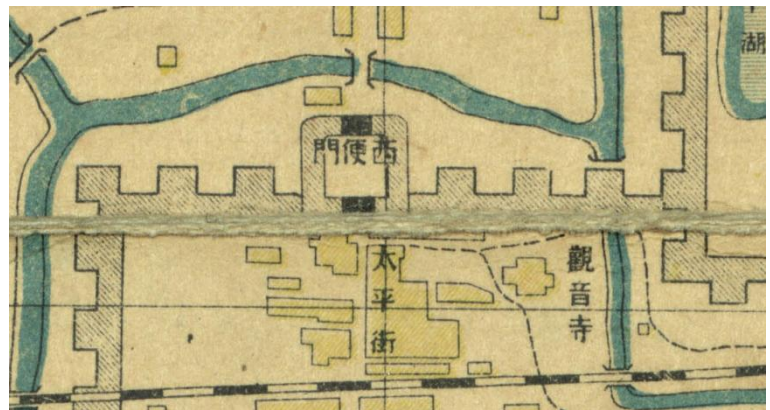


图 4：1919 年《新测北京内外城全图》

在喜仁龙之后、城墙大规模拆除之前测绘的地图——1946 年《北平市内外城地图》上，西便门瓮城同样是向北突出（图 5）。

其次，张先得的书中虽然沿用了喜仁龙绘图样式，但在介绍西便门的文字中出现了与该图相悖的说明文字：

“瓮城建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乾隆十五年（1750 年）后重建，瓮城进深很短，南端两角与北垣相接为直角，北端两角抹圆，呈浅半弧形，东西宽 30 米，南北进深 7.5 米。”



图 5：1946 年《北平市内外城地图》

按照以上说明文字，瓮城南端与外城北城墙相接，而北端呈圆弧形，即相对城墙向北突出，这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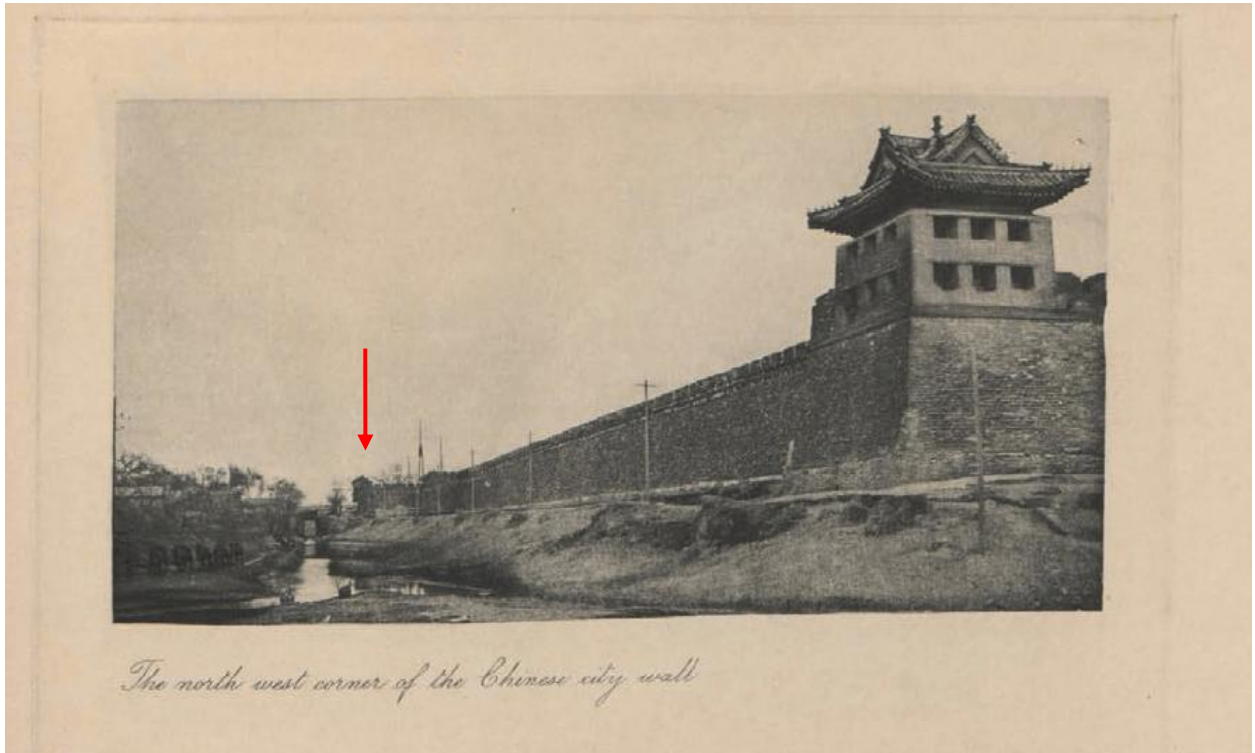


图 6：喜仁龙所摄照片《外城西北角》，红箭头所指为西便门

他所绘制的图片方位完全相反，可判断此处确实存在问题。

然而，无论是地图还是文字介绍均属人为制作，不能排除出现错误的可能性。要想验证实际情况，还需要更加确凿的证据来说明。在喜仁龙一书中，除了大量的测绘图和说明文字，还收录了他亲自拍摄的照片 109 幅。以当时的技术照片的内容是人为无法改变的，是最能够反映真实情况的媒介。在一张名为《外城西北角》的照片中，喜仁龙拍摄了外城西北角楼及城墙，在照片远景位置中可以看到西便门的身影。照片中西便门瓮城相对外城北垣城墙向北突出（图 6），可确证喜仁龙所绘“西便门内外地式图”中的方位有误。

虽然在西便门的问题上，喜仁龙错误的勘探图给后人造成了一些困扰，但仍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他对于北京城墙和城门的热爱，以及他工作的细致和严谨。当然，人都难免会犯一些小的错误。例如，在介绍西便门的文字中有一段说明箭楼门洞形状的描述也与他拍摄的照片相悖：书中写道“箭楼城洞，从外向里为方形、平顶，由内向外则为拱形”，而对应书后所附照片《驼队穿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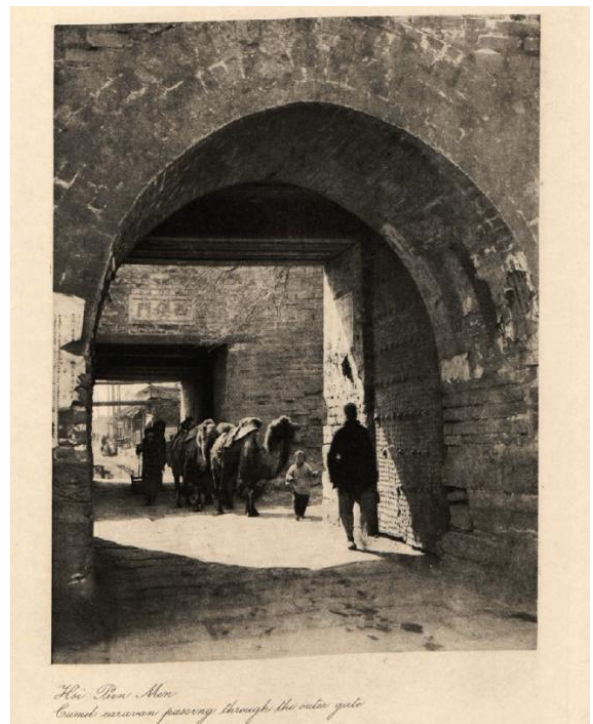


图 7：喜仁龙拍摄《驼队穿过西便门箭楼》

西便门箭楼》(图7),箭楼门洞确实内外形状不同,但根据门洞内城楼下的“西便门”牌匾可知拍摄角度是由城外向城内拍摄,图中驼队正穿过箭楼出城而去。因此箭楼是由外向内为拱形,由内向外出是方形。除此之外,还可以从许多其他摄影师拍摄的西便门全景照片中看出箭楼门洞的情况。

四、 周边遗迹

“八瞪眼” 碉楼

如今在西便门桥东北方向可以看见一座箭楼,很多人误以为这就是西便门,其实这座碉楼是连接内外城墙处的小型碉楼,因其有八个箭窗,故俗称为“八瞪眼”碉楼。1988年市政府将紧靠城楼东侧残存的195米内城墙予以整修,共用新制城砖13万块,同时保留7处断面遗迹,在与外城相接的内城墩台上复建了“八瞪眼”碉楼,遗址上立碑“明北京城城墙遗迹”以示纪念,并将此地列入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和东便门遗址不同的是,在西便门城墙遗址修复过程中没有收集旧城砖,而是使用新城砖修复城楼,所以西便门遗址看起来远比东便门遗址整齐的多,但除了保留的城墙断面,其余皆为新建建筑。



图8: 内外城交界处“八瞪眼”碉楼

五、 城门今昔

西便门城楼、瓮城、箭楼于1952年首批拆除。今天西便门桥附近的方形箭楼乃为内城与外城交界处的“八瞪眼”碉楼的复建(图9),并不是西便门,真正的西便门今天已无迹可寻。

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尤其是老北京人,关于西便门的问题根本不能称之为问题,因为他们曾经亲眼见过它,它理所当然就应该是这样。但是,对于后人来说也许一张错误的地形图就会



图9: 从西便门故址处远望“八瞪眼”碉楼

导致了错误的印象，在进行考证之前笔者甚至考虑了如果箭楼的确如喜仁龙所绘是否建筑者另有深意。北京城“内九外七”十六个城门虽然大体上结构类似，但是每一个城门都有自己独特的一面。当人们拿老照片进行区别判断时，这些细枝末节就像 DNA 一样，揭示了它们各自独特的身份。西便门在十六个城门中显得并不起眼，联系北京外城修筑的历史背景，它和东便门一样，好像成了这项工程草草了事的实体证明。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重要作用，作为北京这座“帽子城”的帽檐，它们成为了这座城市最独特的装饰。

（朱默迪）



图 10：西便门故址附近一棵树，造型颇似老照片瓮城内的树